

从哈代的宿命观看苔丝悲剧的必然性

大连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石晓杰*

摘要：苔丝是英国小说家哈代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女主人公。本文从不同方面阐述苔丝悲剧一生的根源，探索其悲剧的必然性。从哈代的宿命观来看，苔丝悲剧的一生不仅是命运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也是其性格的悲剧。小说情节结构的安排上也反映哈代的宿命论观点，更渲染了主人公悲剧必然性。

关键词：苔丝 悲剧 宿命观 必然性

1. 引言

托马斯·哈代是十九世纪末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的小说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盛誉。哈代所处的是一个变革、动荡的时代，他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给劳动人民，尤其是给农民带来的不幸和灾难，对他们深表同情。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整个农村，使农村的宗法社会的基础彻底崩溃，但他用唯心主义解释社会变化的原因，认为支配人的命运的是一种“弥漫宇宙的意志”，这是种宿命论观点。

《德伯家的苔丝》是哈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它描写了一位农村姑娘的悲惨命运。哈代在小说的副标题中称女主人公为“一个纯洁的女人”，公开地向维多利亚时代虚伪的社会道德挑战。

女主人公苔丝是一个勤劳善良、美丽纯朴的农家姑娘，同时在她身上又有着可贵的坚强、自尊和大胆反抗厄运的品格。为了摆脱穷困，她的母亲打发她去有钱的“本家”亚雷家做工，结果遭到亚雷的蹂躏，失去了“清白”。此时的她不仅要面对生活的贫困，还要抵御“道德”的压力。她来到牛奶场当女工，和来自城里的具有“自由思想”的安琪·克莱尔真心相爱了。新婚之夜，苔丝为了忠实自己的丈夫，向克莱尔讲述了自己以往的“过失”。表现了很高的道德勇气。当丈夫不能谅解，幸福已经破灭时，她又忍住痛苦，咬紧牙关，毅然地独立谋生。在对待亚雷的态度上，苔丝也充分体现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亚雷百般引诱，她不为之所动，并明确表示厌恶。最后，她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死这个毁了她一生的仇人。

主人公苔丝所受的压迫是双重的。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能维持的条件下，她为了生活，不得不忍受农业资本家的剥削，并受到富家子弟的污辱。但是使她陷入绝境的是当时社会的道德偏见。代表这种偏见的克莱尔对她的遗弃，使她精神上遭到更沉重的打击，失掉了生活的信心，终于成为资产阶级伦理道德的牺牲品。

哈代对苔丝寄予深厚的同情，认为她是无罪的，是受难者。他把这样一个犯了“奸淫罪”和“杀人罪”的女子称作“一个纯洁的女人”，并用这一称号作为本书的副标题，向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提出抗议。小说以十九世纪末英国小农经济破产情况为背景，也描写了资本主义农场工人出卖劳动力的悲惨境遇。

哈代的小说具有浓厚的悲观色彩。他认为苔丝的悲剧都是冥冥中由神的意志安排定当的，无论人们怎样努力和反抗，总逃不脱神的意志的主宰。他把农民的悲剧归结为命运的作弄，不去深入揭示悲剧的社会原因，从而减弱了作品的社会意义。他的小说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也反映出宿命论观点，导致主人公悲剧的每一个步骤，都被写成是不可避免的事件。有时作者还用神秘的预兆、诅咒等手法来渲染悲剧的必然性。

在《德伯家的苔丝》中，哈代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塑造了苔丝这样一个纯朴、美丽而又一生不幸的农村姑娘形象，描绘了一幅不公道的社会图画，他通过苔丝这个形象，通过对她的悲剧命运的描述，揭露和批

* 石晓杰，女，汉族，辽宁人，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公共管理硕士，大连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国文学；通讯地址：中国大连中山区延安路94号大连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邮编：116002；电话：0411-82801220，0411-82639958，13942834362；E-mail: xiaojieshi3@yahoo.com.

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对封建道德、资产阶级法律、宗教信仰、婚姻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细读整部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苔丝的悲剧是必然的。

2. 命运悲剧的必然

从哈代的哲学观来看，苔丝的悲剧首先是命运的悲剧。悲剧之产生正在于个人与社会力量抗争中的无能为力。这些社会力量虽然可用因果关系加以解释，但却像昔日盲目的命运一样沉重地压在人们头上。在这个唯理主义的现代世界里，它们代表着命运女神，对于它们的牺牲品也像命运那样可怕，那样不可抗拒。

哈代在描述苔丝悲剧命运的时候，流露出了宿命论的悲观思想：宇宙间存在一种冷漠，无情，不知善恶的“无意识推动力”或“内在意志”，它主宰大自然，统治人的命运，其表现形式为巧合和偶然事件等，并通过这种形式决定人的命运，哈代认为苔丝的悲剧是由冥冥之中神的意志安排的。苔丝的坎坷人生，苔丝的痛苦爱情和苔丝的悲壮之死都是命运注定的。《德伯家的苔丝》突出强调了不可抗拒的命运力量，表达了一种对生活悲观之情：几个女工同时爱着克莱尔，其余女工自认为敌不过苔丝，便放弃了努力；苔丝不相信任何至上的神会因她的愿望而改变计划。在全书的结尾，哈代写道“埃斯库罗斯所说的那个众神的主宰对于苔丝的戏弄也完结了”。这是作者典型的宿命思想。

作者也真实地写到了苔丝身上的弱点。苔丝明显受到旧道德和宿命论思想的影响。她对克莱尔的态度和对自己命运的悲叹（“我的命为什么这样苦？”“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都说明了这一点。这样的描写，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当然，作家本身的命运观也加深了小说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的气氛。苔丝的悲剧是在工业资本日益占领农村，个体劳动者丧失了生产资料，沦为雇佣劳动者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哈代对苔丝的不幸满怀同情。在小说中，他大声疾呼：“哪儿是保护苔丝的天使呢？哪儿是她一心信仰的上帝呢？”

哈代笔下，苔丝象征着残酷的机遇的牺牲品。哈代相信，我们生存的世界受着无情的宿命的拨弄，这个破坏性的宿命借以发挥作用的工具常常是那些侵入保留着宗法制习俗的村社的“文明”的外来者。所以苔丝的灾难来自资本主义“文明”，她的悲剧命运象征美好纯洁的自然在工业文明侵袭下不可逃脱的厄运。

哈代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女主角苔丝的悲惨命运替西方悲剧的命运特征作了一个直接的概括性陈述：苔丝姑娘在命运的淫威下，因纯洁天真而被骗去了处女的贞操，成了一个堕落的女人；又因为善良、诚恳而与近在眼前的新婚幸福失之交臂，成了一个被遗弃的怨妇；更因为执着于人生的真性情而举起了复仇的利刃，终于成了一个杀人犯，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一切悲剧性遭遇都是由于无情命运所精心谋划和设计的。安排世事的宇宙主宰通过命运的巨网毫无怜悯地将人伦道德意义上的好人、善良人笼罩于进退维谷的苦难陷阱。正如西方悲剧从探索宇宙间的大问题转而探索人的内心一样。爱情、嫉妒、野心、荣誉、愤怒、复仇、内心冲突和社会问题——这些就是象莎士比亚、拉辛或易卜生这类戏剧家作品中的动力。这是世俗悲剧，这类悲剧中的因果联系不再是从宙斯到人，而必须在人的经验的狭窄范围内去寻找。

3. 社会悲剧的必然

哈代的创作时期是一个充满变化、动荡的时期。当时英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由此而产生了各种尖锐的矛盾和危机。《苔丝》反映了作者对当时一些最严峻的问题的关切和同情。哈代在书中描绘了新兴的工业化和都市文明给古老、乡土的威塞克斯地区带来的冲击，揭露了禁锢人们思想、强调贞洁、压抑妇女社会地位的虚伪道德。同时作品也反映了当时农民走向贫困与破产的痛苦历程，苔丝的悲剧是当时社会的产物，因此苔丝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

小说中安玑·克莱尔的形象也刻画得很成功。他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却反对宗教和传统的道德。他违背父母的意愿，到农村学习农业技术，就是想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应该说，他的人道主义和自由思想

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克莱尔并没有真正摆脱传统的道德观念，在关键的时刻，仍然站在了传统的社会礼俗和道德一边。新婚之夜，苔丝将自己的悲惨遭遇告诉他时，他首先想到的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体面和旧的道德，表现出虚伪、无情和冷酷。对于苔丝的死，他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资产阶级的虚伪道德，作家给予了尖锐的抨击。社会道德法则使苔丝深受其害，同时也扭曲了苔丝与克莱尔的关系，从而使本来已十分脆弱的苔丝遭到了克莱尔致命一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接给苔丝带来不幸的亚雷，不仅是粗鲁卑俗、胡作非为的乡间恶棍形象，而且是虚伪的宗教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代表。苔丝再次和亚雷见面的时候，亚雷居然已经当上了牧师，向农民滔滔不绝地宣讲圣经。作者通过亚雷形象的塑造，毫不留情地暴露了英国社会的黑暗和宗教的虚伪。

4. 性格悲剧的必然

造成苔丝悲剧的性格方面的因素是大自然赋予她的纯朴，这本能的纯朴使她不能与人面兽心的亚雷相处，也使她不能向心爱的人隐瞒自己的“污点”，因为她没有沾染多少文明，所以也就缺乏功利的计谋。她的纯朴的本能超过了人人于生俱来的保存自己的本能，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她的悲剧。自己是农民的女儿，苔丝的祖先曾经是显赫富有的贵族，但到 19 世纪后期，家族衰败，到她父亲这一辈时，家境变得贫寒。在偶然得知家族背景后，苔丝的父亲为自己的高贵出身而得意洋洋，朴实的德北太太也为丈夫的出身而沾沾自喜。与此相反，苔丝却厌恶父母的庸俗，鄙视这种高贵出身，坚持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女儿，是靠自己劳动谋生的，“我本是爹妈养的，我的美貌是我妈给的，她不过是一个挤牛奶的女工罢了”；同时，苔丝坚持姓平庸的德北（Durberfield）姓，而不愿姓高贵的德伯（Durberville）姓；当克莱尔提议苔丝改姓德伯，以提高她自身地位时，苔丝断然拒绝了。以上这些都充分表现出苔丝的质朴，纯真，鄙视门第观念，以劳动为荣的高尚品德。

苔丝吃苦耐劳，勇于牺牲，无私奉献，她的家境贫寒，又是家里的老大，所以很早就帮母亲操持家务，任劳任怨。为了家庭，她宁愿牺牲自己。当一家人流落荒野，处于危难之中时，她毅然选择了与亚雷再次同居，但此时她并未因丰裕的物质生活而受到腐蚀，自始至终心中只有克莱尔。

苔丝对爱情忠贞不渝。她对克莱尔感情深厚，即使克莱尔离开她后，苔丝仍然对外隐瞒，以此来维护克莱尔的尊严；按照克莱尔的要求，不找他，少写信。为了他，她不惜剪掉自己的眉毛，把脸裹起来，把自己扮成一个丑女。这些都表明苔丝对克莱尔的忠贞不二；她对克莱尔非常崇拜，认为他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男性，是智慧的化身，把他看作天神一般。

苔丝蔑视宗教，对宗教持有怀疑态度，当她失身后，改变了对宗教的看法，她不管教规，自行给其私生子行洗礼，当牧师不承认此洗礼并不允许按教义埋葬死婴时，她说：“那么我不喜欢你了，我永远也不上你的教堂去了。”从此与宗教断绝了联系。在苔丝当时所处的 19 世纪后期，法律禁止男子与死去妻子的姐妹结婚，但她蔑视这一法律，认为这一教规跟她早已毫无关系，所以希望丈夫与妹妹日后能共同生活。

再次，在苔丝身上还包含有一些落后因素：还存有旧道德观念，即具有道德保守性。

苔丝认为自己失身后，已是一个罪人，没有资格也不配作克莱尔的妻子。苔丝认为失身是一种罪恶，因此“失身”这一罪恶长期折磨着她，压抑着她。她认为在肉体上亚雷才是她真正的丈夫，也就是说，在名义上她是安玳·克莱尔太太，但实际上是亚雷·德伯太太……这些都充分反映出苔丝的道德保守性。尽管人物性格在近代悲剧中越来越重要，但导致悲剧结局的决定性力量往往不是性格本身，而是原始形式或变化了的形式的命运。苔丝以失去自我为前提，对克莱尔极度崇拜，极度忠贞。在前面，苔丝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中已提到了一些相关内容，文中她说：“我一定象你一个可怜的奴隶一样，绝对地服从你，就是你让我死，我也不违背你。”；“你所想的也就是我所想的——我对于一件事自己并没有主意，只是你怎么想，我也怎么想。”正是这种思想，这种保守性，加重了苔丝命运的悲剧性。

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是他能超越平

时的自己。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当不幸和苦难降临时，苔丝仍然做殊死的抗争，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超越它们，显示出超常的精神力量、惊人的生存欲望和抗争精神，把人的生存本质、人的自由意志和生命力提升到超然的高度。虽然命运使纯洁的苔丝被资产阶级虚伪的伦理道德打入深渊，她仍未就此屈服。其悲剧色彩也就更加浓重。

5 . 结 论

《德伯家的苔丝》已成为历代读者十分喜爱的一本书，其中的“苔丝”这一悲剧性人物也早已深入人心。在这部著作中，哈代描述的苔丝的悲剧性命运，并不是她一个人的，而是象征着十九世纪末农民整个命运。作者将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深刻揭示出了苔丝的一生，是下层劳动人民真实人生的写照。苔丝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

参考文献：

1. 祁寿华. 论苔丝的悲剧节奏[J]. 外国文学欣赏, 1988.
2. 李有华. 论苔丝悲剧之根源[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2(2).
3. 朱光潜著, 张隆溪译. 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4. 哈代著, 吴笛译. 苔丝[M].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1.
5. 杨周翰, 吴达元, 赵萝蕤主编. 欧洲文学史(下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6. 刘国生主编. 影响世界的 50 部文学名著[M].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 冯丽萍、张捷、朱安莉、左燕红)